

雁郊原乡

后山岭

■陆亚利

祖先择居，多讲究坐北朝南、依山傍水，前有池塘、后有靠山。

老家在湘南丘陵，屋场因山势坐西北朝东南。后山为低矮的小丘，名曰后山岭，呈西北东南走向，与屋场高差不足五十米。后山岭并非山名，亦如门前塘，乃为通名。而其左右小山包皆有名称，左面叫布岭、嘴子岭，右面祖山坪、封家岭、柏园。

屋场前有门前塘，塘下过三梯小田即是小河，河西面为开阔的东山町。町远比珑大，东山町北延柿江河，南及雨母山。

我们年少，行而不远，雨母山也极少去。每每天欲雨，遥望山形若隐若现，心里增添一些敬畏。平常爬山玩耍游戏，多是去屋场的后山岭。

那个年代，小孩子最爱玩的是打仗。模仿战斗故事影片的情节，不厌其烦，打得昏天黑地。巷战在屋垛下、阶基上、巷子里，没有吹号冲锋，有些不过瘾。后山岭有“备战备荒”时留下的战壕，正好适合打野战，营造机枪“哒哒哒”的气氛，有驳壳枪的，找到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的豪气。“鬼子”端着木棍枪往上冲，“八路军”伏在战壕阻击，手甩砂子“子弹”。中弹的“鬼子”一拨一拨倒下，最后一阵“冲啊”，战斗胜利，得意洋洋地押着“俘虏”下山。有时掰小石块当作手榴弹，用力过猛，扔到坡下的瓦顶。清脆的叮咚声，惊得老奶奶倚杖出门，手掌挡在眉前朝后山张望，猫着嘴喊：“你些狗巴咯，一世仗有打足啊。咯石头顶坏瓦，明日漏雨吗得了！”大家抿嘴偷笑，赶紧撤军，转战山那边去了。

山顶有一块三十米见方的大坪，应是屋场的老晒场，队上封家岭大晒谷坪修好后，已废弃多年不用。大坪地面平整，细砂均匀，便成为我们玩耍的乐园。天气晴好，放学之后，老鹰捉小鸡、踢房子、跳绳、打撇、打夹子交错进行，稚嫩的欢笑声、叹息声、责怪声浮荡山顶。几只大狗小狗同化于欢乐气氛，也绕着大坪蹦跳追逐，嗷嗷地满地打滚。直至断黑，远处山影朦胧，老人叫喊吃点心的声音，几度从屋场升

盛夏来临，伏天的热浪炙烤着大地，夜晚尤其闷热难耐。躲在小区高层楼房里，空调的阵阵凉风中，透过窄窄的窗户，仰望满天的星光，不禁想起小时候那乡村里房顶上的夏天。

打记事起，我家一直住的是草房。那房子是泥土坯做的，长长窄窄的房脊背两边，用柔软的麦秸秆铺着。这样的房顶轻易是不能上去的，人在上面不仅会踩坏屋顶，甚至还会跌下来危险。记得有一次，在妹妹的怂恿下，我大着胆子爬上房顶捉麻雀，眼看麻雀就要被我抓住，但它却突然一窜箭一般地飞走了。我受了惊吓，重心不稳直接从房顶上掉入屋内的床上……当父亲的巴掌落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顽皮到上房揭瓦。而且，我家房子上根本没有一片瓦，全是弱不禁风的破草。老房子虽旧，却是一家人遮风避雨的温馨港湾。

那时候，邻居大牛家刚盖了三间平房。漫漫夏夜，热得睡不着的我们来到院子里，找来两条长条凳子放在下面支着，上面放上小竹床，躺在上面纳凉。大牛在房顶上哼着歌儿，得意洋洋地笑着，不时朝我打着口哨儿。我羡慕不已，却无能为力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，我要走上房顶，开阔自己的视野，走向外面更广

腾上来，我们才擦着微汗，不慌不忙捡拾军绿书包，一路叽叽喳喳沿小山卡子回家。

后山岭属“见风消（紫色页岩）”山丘，草木稀疏，只有对着正堂屋的半坡，有十来株高大的刺柏树，枝丛有两三个鸟窝。柏树有些年份，树干附着绿苔藓、布满小坑洞。女人们怕小孩子爬树摔断腿脚，说树洞里有蛇仙，会作怪伤人。

柏树枯针掉落一地，锋芒毕露，一般没人赤脚踩踏。男孩子胆大贪玩，偏不信邪，赤脚踏过满是针芒的枯枝，照样攀爬柏树掏鸟窝。若被发现，女人就地取材捆一根柏枝，朝着爬树的孩子一边责骂一边扑打。打过骂过，新鲜柏枝多被带回去做“家法”，插在屋里土砖缝里，留作警示备用。哪一日，小孩子私自下塘下河洗澡，女人怒气冲冲取下柏枝条，高声叫骂：“教你不变，死哒副血啊，罗刹鬼有长眼睛，把你拖去见龙王。哼，柏树枝子早就想吃血哒，下回还去泡尸，老娘蘸辣椒水来抽你一餐，看你狠我狠！”

记得我被娘吓唬过，柏枝针尖拂过嫩皮有点痒痒的，令我发笑。曾见女人用柏枝蘸着辣椒水，抽打屡教不改的顽皮伙计，看上去打得重，其实落得轻。不过逼孩子多挤出几滴眼泪，多长些记性而已。

柏树丛夹杂着两三株苦楝树，树干常年坐着稻草垛（管堆子）。抽取稻草垫猪栏或作柴烧，加之鸡们翻食残留的谷粒，管堆子底部便有些空虚。我们玩野外躲迷藏，那空虚之处便是藏身的好去处。伙计们都知道此地无银，但若伪装得好，也要在管堆子边巡回几番，方可逮出藏家。

有一回，我要起小聪明，闹出个小风波。记得可能是在外闯了不大不小的祸，害怕大人责打，我趁黑躲到管堆子底部靠树干的位置，扯些稻草掩盖得严严实实。夜黑许久，爹娘不见我人，心急如焚，发动全屋场人里里外外寻找，还到隔壁屋场亲戚家问询。一个时辰过去，无果而终，娘哭哭啼啼托大家再找一遍。后来据说有人提醒莫非

打塘里（落水），若是找不到，准备租渔船下门前塘捞人。

记得不知是谁，打着手电筒来到我躲藏的管堆子边，一压一踢，并未察觉异常，念念有词，准备离开。此时，恰好有虫子爬过嘴边，加之稻草霉味刺激，我喉咙奇痒难受，实在憋不住，轻咳一声露了端倪。一众人连拖带拽，将抽泣着的我弄回家。本以为有一顿暴打，娘偏偏将一碗剩饭点心端到我手里，又按照习俗，速急喂了两个鸡蛋为我压惊。吃完饭，已经饱了，我还是强咽鸡蛋，算是领受娘的善意。

时隔四十多年，后山岭已征用，夷为平地，待建工厂。傍着后山岭的父母坟茔，迁移雨母山附近。

近年，时常登绿荫如盖的雨母山，梦里去过依旧草木稀疏的后山岭。



韶峰晴岚 ■华晓峰 作

观神舟十二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有感

■周新铭

眸察眼睛看直播，神舟载绩会天河。
但观火箭离居起，且览飞船脱罩梭。
宇宙苍穹迎贵客，星辰日月唱欢歌。
从今华夏生灵翅，科技春风拂韵多。

房顶上的夏天

■马从春

阔的世界。

终于，父亲用他的要强和倔强，满足了我上房乘凉的愿望。夏夜降临，月光皎洁，虫声唧唧。我和妹妹早早地来到自家的房顶上，把小竹床铺好，躺在上面玩耍。不再有优越感的大牛，也迅速加入了我们，几个孩子把两家的床拼在一块儿唱歌、讲故事，用手电筒的亮光在天空中写字……

后来，生活条件好了，村里家家户

户都有了大平房，甚至有人盖起了二层小楼。乡村夏夜，月白风清，一群群孩子上蹿下跳，一会儿在这家的房顶上捉迷藏，一会儿跑到那家的房顶上，拿着棍棒玩打仗的游戏。嘻嘻哈哈的笑声里，有凉风轻轻吹过，带走童年的片片时光。

长长短短的日子倏忽而过，房顶上的夏天盛开在童年的岁月里，成为温暖一生的美好记忆。

武夷岩茶

■泓致

(一)

青山秀水武夷茶，岩骨沁香醉万家。
嫩叶风翻摇雪浪，翠坡雨过起虹霞。
一团白雾九峰玉，九曲清溪一片花。
自有红袍加冕后，声声啼鸟唱丹崖。

(二)

壁峭临空母树悬，红袍片片秀山川。
大王峰下烟云起，一饮茶来不羡仙。

(三)

母树壁悬三百年，含风吐露饮青烟。
红袍御赐君莫负，好对图书煮百泉。

河湾情思

■朱松生

当朝霞终于害羞地褪去，喷薄而出的朝阳就堂而皇之地从湘江东岸的山尖上横扫过来，将万道光芒柔柔地洒在故乡这个叫大渔湾的河湾上，洒在常宁老镇松柏这片古老而悠远的土地上。

朝阳下的大渔湾水天一色，清丽、明朗。

河湾里横卧的几条乌篷船，正在码头边微微摇晃。那年老的艄公正坐在船头悠闲地吸着自制的旱烟，一缕一缕的烟雾正从他那杆磨得油光锃亮的长烟管边升腾。螺旋型上升的烟雾漫过他鹰爪般苍劲的指缝，飘过他长年被河风吹成的古铜色的脸庞，慢慢消逝在空中。河湾里的码头边，妇人们正赤脚弯腰在水边洗洗涮涮，留下的阵阵肥皂泡正在河水里晃晃荡荡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肥皂泡下聚集了一群调皮的小鱼仔。这些小鱼仔呀，不时地追逐嬉戏，自由自在地摆着小尾巴、翻着小肚皮上下游弋，可爱极了！

或许是受到这群无拘无束小鱼仔的感染，我喜不自禁地赤脚迈进浅水滩中，想要与这一湾清水中的小鱼仔来场最亲密的接触。可这些可爱的小精灵，还没等我动腿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一阵清风从江上轻拂过来，河面一片微澜，小浪一波接一波拍打着堤岸，溅起点点水花。河水的腥味里混杂着泥土的气息，氤氲浸入心田，河湾也在这氤氲的气息里徜徉了……

沿着河滩老码头拾级而上，古朴的大渔湾老街就在眼前。

街，还是那条街。街两旁还是那些古朴、苍老的青砖瓦房，街道上的青石板磨得溜光圆滑。记忆中，街道两旁湿沥的墙脚总是爬满了暗绿的青苔，一些墙砖早已斑驳。那破旧的墙壁上总吊着一些卖烤酒、做烧饼、补衣服的纸板招牌，那些光线不足的铺门里也总摆放着一些形色各异而诱人的纸包糖……老街还在！可当年那个趴在街旁打纸板的小男孩、那个躲在街角捉迷藏的小男孩、那个满头大汗在街道上滚铁环的小男孩，却再也找不回了。

印象中，街中的铁匠铺永远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：那一老一少两个铁匠师傅正大锤对小锤忙得火热，老铁匠左手边的铁钳上夹一块烧红了的铁坯，右手抡一把小铁锤。小铁匠赤膊上阵，把大锤舞得虎虎生风……当年那个小男孩呀，总趴着铁匠铺门边想入非非，总想着有一天要上去抢一回大锤，总想着要在那“叮叮—当当”的打铁声中一试少年的身手！

住在横街上的那个叫慧的女孩，她现在在哪呢？那个叫慧的同学有着姣好的面容、白晰的皮肤，她曾天使般地走进我年少的梦中，带给我少年维特般的烦恼。可中学以后，我幸运地挤进了当时人人羡慕的中专学校，而慧却以几分之差选择读了自费卫校，当了护士。前些年的30周年中学同学会，说好了按时参加的我却因事不能准时出席……是啊——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/谁看了你的日记/谁把你的长发盘起/谁给你做的嫁衣……”

有些忐忑，也有些惆怅地走出老街，我不禁怅然若失起来。回过头，再看一眼这清清的河湾、看看这古朴的老街……恍恍惚惚间，似乎时间顷刻静滞，所有的时光也都堆积在这里了。